

永定河与北京

尹 钧 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北京,100101)

摘 要:永定河是流经北京市的最大的一条河流,它广阔的洪积冲积扇为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域空间,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北京城的主要水源,在历史上还为北京城的建设和城市生活提供了大批木材、木柴和木炭,并济漕运。但是,森林砍伐的结果,导致永定河上游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河水中泥沙极多,造成下游河道淤积,水患频仍。

关键词:北京 永定河 城市发展 城市建设 漕运

永定河是流经我国首都北京市最大的一条河流,属海河水系。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流经山西、河北二省和北京、天津二市,于天津市武清县屈家店汇入北运河。全长 628 公里,流经北京市境河段长 159 公里。一般认为,官厅水库以上为其上游,官厅水库至京西三家店之间为其中游,三家店以下为其下游。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就今天说,永定河与北京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城。

一、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这已是广大北京市民的共识。但是,为什么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就未必都能说个子丑寅卯来了。

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主要有以下五点根据:

第一,永定河广阔的洪积冲积扇为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域空间。西起西山东麓,东至北运河西岸,北起京北清河,南到雄县霸县,都属永定河洪积冲积扇范围。其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畅流,交通便利,为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地理环境。北京城就坐落在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上部轴部。

第二,永定河上的古渡口是北京城原始聚落形成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业师侯仁之先生已有透彻精辟的论述。简单一点说,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是经由太行山东麓大道和居庸关大道、古北口大道、山海关大道等南北交往的枢纽之地。在交通枢纽处是最容易形成大型的重要聚落的。北京城的原始聚落蓟城就距永定河古渡口不远。

第三，永定河水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北京城的主要水源。古时的戾陵堰和车箱渠，现代的官厅水库和永定河引水渠等，都是直接导引永定河水，或灌溉蓟城南北土地，或供应北京城用水，是永定河水为北京直接水源的典型例证。而作为燕都蓟城、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的主要水源——古莲花池及莲花河的水，作为清畅春园和圆明园的主要水源——万泉庄万泉及万泉河的水，都是永定河古河道里的潜水重新溢出者，又是永定河水为北京间接水源的典型例证。

第四，永定河中上游流域的茂密森林为北京城的建设提供了大批木材，又为北京的城市生活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木柴和木炭。特别是在金、元、明、清时代是这样。因下文还要具体谈到，这里不赘。

第五，永定河水部分流入北运河，以济漕运。大运河的漕运是维系北京城作为金、元、明、清封建帝都运转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没有漕运就没有北京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国家都城的历史地位。元、明时期，永定河（时称浑河）北派东流至通州张家湾入白河，增加了北运河水量，有利于漕运畅通。

从如上的五个方面来看，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二、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是北京木材和柴炭的主要供应地

历史上包括永定河中上游流域在内的山西省境原始森林十分茂密。十六国后赵太兴二年（319年）华北地区大雨，“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泛滥，冲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东至渤海，原隰之间，皆如山积”^①。唐朝女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山西文水县人，年轻时因在当地经营木材生意而发家致富^②。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为了从水路伐南宋，征调燕云两路民夫四十万人到蔚州南交牙山伐木^③。需知，现在河北省蔚县男女老少总共才有42万人^④。金代如此大规模地在蔚州伐木，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当时蔚州有茂密的林木可采。上述事例足以证明古代山西大地上包括雁北地区即永定河上游流域在内，确曾有茂密的森林。因此，在辽代以前，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水土流失并不怎么严重，河水较清，故下游别称清泉河。隋唐之世，还有行船之利。但是辽、金以后，北京城逐步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建设需要大量栋梁之材，城市生活也要消耗大量的木柴、木炭。这些木材和柴炭哪里来呢？永定河中上游流域就是主要供应地之一。

元代为建大都城，在永定河上游流域的矾山、蔚州、定安（今蔚县东北）等地专门设置山场伐木提领所，委派大使、副使等官负责伐木^⑤。所伐大木编制成木筏，藉浑河（永定河）水

① 《晋书·载记第五·石勒下》。

② 《太平广记》卷137。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

④ 新修《蔚县志》第3编“人口”。

⑤ 《元史·百官志》。

漂运至卢沟桥,再陆路转运大都供用。著名的元代文物《卢沟运筏图》反映的就是这一史实。而且,在郭守敬主持下,重开金口河“以漕西山木石”^①。至元四年(1267年)为打造大都城门,朝廷征调三千人在蔚州伐木,蔚人杨赞年轻力壮,应征服役。大概因表现积极,贡献突出,不仅受到元世祖的接见,而且被提拔为“蔚州采木同提举”,佩银符金符,四度提举蔚州伐木^②。由此亦可窥元代蔚州伐木之一斑。

明永乐间建北京城时,委命高官重臣到各地采办大木。其中,右佥都御史史仲成奉命往山西采木。史仲成自然不会放过永定河上游流域。更重要的是,明代北京城市生活所需用的木柴、木炭大都取办于永定河中上游流域山区。宛平、昌平、怀来、涿鹿、蔚州等地是主要采办地。这些地方的树木砍伐完之后,又移至河北满城、平山、易州等地,特别是明中后期,易州山场成为明廷木柴木炭的主要供应地。明代仅由惜薪司经手每年供给皇室各宫及内官内使人员的木柴,少则2400余万斤,多则3500余万斤;供给木炭608万斤至790万斤。其他如光禄寺、礼仪房、银作局、御用监、御马监、织染局、翰林院、太常寺、神乐观、中书舍人写诰敕、兵部养黄、太医院、会同馆、坝上大马房等衙门,每年消耗的木柴,少则4300余万斤,多则5800余万斤;消耗的木炭,少则900余万斤,多则1200余万斤。明代每万斤木柴值银15~16两,每万斤木炭值银45~48两,即木柴与木炭的价格比为1:3,换句话说,是3斤木柴可烧闷1斤木炭。那么,如上皇宫和各衙门每年消耗的木炭折算成木柴则为2700余万斤至3700余万斤。加上原来消耗的木柴,明代仅皇宫和如上的几个衙门所烧掉的木柴总计约为9400余万斤至13000万斤间。如果连北京城内其他官署衙门、军卫营房、学校商铺、寺院道观以及百姓人家每年所烧掉的木柴木炭总算起来,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难怪明代仅台基厂内每天搬运倒弄木柴木炭的役夫就多达3000余人^③。

今北京西郊石景山区永定河畔有一个地名,作养马场。但明万历年间官宛平县令的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作杨木厂,并注云:“沿浑河堆马口柴处。”又于西山深处的火钻村(今作火村)下注云:“有清河,即放马口柴处。”^④这是明代北京城市生活所消耗的木柴木炭多取自永定河中上游流域的有力证据。

森林砍伐殆尽的直接结果,导致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河水中泥沙极多,故元、明时称为浑河或小黄河。由此又造成下游河道淤积,水患频仍。

三、永定河对于北京的利与弊

作为流经北京身旁的一条大河,给北京城带来的,既有利亦有弊。利即水利,弊即水害。

① 《元史·世祖纪》。

② 光绪《蔚州志》卷9。

③ 万历《明会典》卷205。

④ 《宛署杂记》卷5。

在北京建城已3千多年的历史中,永定河水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水源。说永定河水是北京的直接水源,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直接导引永定河水灌溉北京城郊土地,或者为北京城市供水。早在三国时代,魏征北将军刘靖镇守幽州时,即在漯水(今永定河)上修戾陵堰,拦截河水,又开车箱渠,导高粱河,将漯水之水通过车箱渠引入高粱河,灌溉蓟城南北土地。对此,《水经注·漯水》篇中所录《刘靖碑文》言之甚详。刘靖所修戾陵堰和所开车箱渠,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效益显著^①。这一水利工程至北魏、北齐时经过修复,仍断续发挥很大效益^②。金代,为了漕运,曾在石景山北麓凿山成渠,谓之金口;金口下开浚河道,谓之金口河,引卢沟河水东流入闸河,下至通州以济漕运。虽然因河道坡度大,水流湍激,泥沙壅塞,不利行船,即所开金口河的根本目的没有达到^③,但仍有一定的灌溉之利^④。元初重开金口河,以漕西山木石,却发挥效益数十年^⑤。

第二,永定河故道淤水成湖,成为北京城内的天然水柜,具有蓄水、供水、漕运码头和美化城市环境的功能。大约成书于东汉末至三国间的《水经》云,漯水“又东南出山,过广阳蓟县北”。这里的广阳是指广阳郡,与蓟县同治蓟城,即今北京城的前身,故址在广安门一带。所谓“过广阳蓟县北”的漯水,其故道即高粱河无疑。三国至北魏间,漯水徙流蓟城南,其故道相当于今北京城南凉水河河道,而流经蓟城北的故道变成小河,即高粱河。后来,在其高粱河故道的宽广低洼处,淤水成湖,这就是今北京城内什刹海、北海、中海的由来。最初这区水泊的面积,要比今天大得多。金代称白莲潭,以其为环境背景建造了中都城外金室离宫大宁宫。元代称积水潭,又称海子,以其位置和广袤为规划设计的依据,建成大都城。此后,积水潭就成为大都城内水柜,具有蓄水、供水、漕运码头与美化城市环境的多种功能。元世祖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时,从昌平白浮泉引水,收纳西山诸水,下汇积水潭,积水潭成为蓄水库;又从积水潭东岸东出南转,循皇城东墙外南至文明门西水关出城,下至通州白河,是为通惠河。漕船由通州可驶抵大都城内积水潭,积水潭上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况^⑥。因此,积水潭又成为通惠河的供水水库和漕运码头。其南部被圈入皇城内后,美其名曰太液池,成为皇家禁苑的组成部分。明清时期,北京城里的这区牛轭形水泊才有什刹海、北海、中海、南海(明永乐间新凿成)及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等分段称名。后来,什刹海又有前海、后海、西海的分称,而北海、中海、南海又合称“三海”。虽然元以后积水潭的名称分化细化了,但就其功能来说,除了不再是漕运码头外,其他如旧。

第三,官厅水库是现代北京城最重要的水源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于1952~1954年修成了官厅水库。水库大坝横截永定河中游,拦蓄上游来水,设计库容为22亿7千万立方

① 《三国志·魏书·刘劭传附子刘靖传》。

② 《魏书·裴延儒传》和《北齐书·斛律羨传》。

③ 《金史·河渠志》。

④ 《元史·郭守敬传》。

⑤ 《元史·世祖纪》和《元史·郭守敬传》。

⑥ 《元史·郭守敬传》。

米。其中,防洪库容 10 亿 7 千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6 亿立方米,堆沙库容 6 亿立方米^①。官厅水库修成后,根除了永定河下游的水患,为首都北京备下了稳定的水源。几十年来,首都钢铁公司、石景山发电厂、高井发电厂、北京钢铁厂、北京第一、第二热电厂等大型企业,全靠官厅水库供水。同时,通过永定河引水渠,也为北京城市河湖水道供水。此外,北京市与河北省有百万余亩的近河土地得到灌溉。20 世纪 60 年代,密云水库和京密引水渠修成后,官厅水库作为北京主要水源的功能才大为减弱。

永定河水作为北京的间接水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北京城的前身蓟城形成直到金中都的二千多年间,广安门外的莲花池一直是古蓟城、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的主要水源。莲花池古称西湖,因在蓟城西郊得名。“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渌水澄澹,川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②。金代以前,因在古蓟城旧基上发展起来的幽州城、辽南京、金中都等城市规模较小,西湖的水可以满足城市对水的需要。而那么,西湖的水何来呢?酈道元说:“湖有二源,水俱出(蓟)县西北平地,导泉流结西湖。”^③可见,西湖之水来自地下水出露的泉水。而这里的地下水,无疑是永定河水出山后渗入地下者。

第二,考古工作者在古蓟城至金中都城所在地域,发现了许多陶井。在明清北京城内,水井更多,据清末朱一新所撰《京师坊巷志稿》中所记北京城内水井粗略统计,有 1265 眼。说明历史上北京城市居民用水主要靠水井的地下水。而北京城区的地下水,无疑也都靠永定河水补给的。

永定河对于北京的利,间述如上。而永定河对于北京的弊,或者说是害,那就是洪水之灾。历史上,永定河下游的洪灾,罄竹难书。在这里仅举一例:

清嘉庆六年(1801 年)农历五月底、六月初,“京师大雨数日夜,西山诸山水同时并涨,浩瀚奔腾,汪洋汇注,漫过(永定河)石堤、土堤,开掘数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诚从来未有之灾患”^④。“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⑤。南苑大红门外石桥栏杆冲倒,南苑围墙冲塌二百余丈;南顶庙被淹,并冲倒庙外大石碑一座^⑥。阜成门外枣林村至卢沟桥以北 6 里许,六月初七日的水势“较昨日消有丈余,宽处均有一里及半里不等,深处三尺至四尺步等”^⑦。说明水盛时,平地水深有一丈四、尺五。灾后嘉庆皇帝不无后怕地说:“犹幸(永定河)决口处尚距卢沟桥南五六里,若再向北冲决,则京城及圆明园皆被水患。”^⑧可见,永定河决口泛滥对北京的安全造成多大的威胁!

① 《北京志·水利志》,北京出版社,2000 年。

② 《水经注·漯水》。

③ 同上。

④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98。

⑤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84。

⑥ 《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60 页。

⑦ 同上。

⑧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84。

四、为避北京城水患而大修永定河出山后东岸河堤

自全新世以来,永定河在北京西郊三家店流出太行山地后,在其洪积冲积扇的上部,即今北京城区及其南北留下了多条故道。大者有四:其一,由石景山一带向东北,经海淀西,下接清河,人称“清河故道”。其二,由石景山附近东趋,大致经由高粱河、三海、坝河河道,下至通州入白河,人称“古金沟故道”。其三,由石景山附近向东南偏东,经北京城南下注,人称“瀑水故道”。其四,由石景山附近向东南偏西,经北京城西南偏南流,人称“古永定河故道”^①。这些古永定河故道的存在和分布,说明历史上特别是早期,古永定河流出北京西山后,在其洪积冲积扇上是自由改道徙流的。但是,自从金海陵王于已于1153年迁都燕京并改名中都后,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就成为金、元、明、清几个封建王朝的首都,即政治中心。城市性质改变了,城市地位提高了,城市规模扩大了,城市人口增多了,特别是封建王朝的大小衙门都在,皇帝及皇室贵族、文武官僚都在,因此,皇都的安全就成为朝中要务,而保证皇都安全的首要之举是防御永定河水患。“永定河自石景山以下始筑堤,为上游修浚要地”^②。为此,金、元以后,大力修筑永定河出山后的东岸河堤,一代胜过一代。

金大定间卢沟河在显通寨(当在卢沟桥之上游)决口,“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③。元大德六年(1302年)四月,“修卢沟桥上六石径山河堤”^④。明杨荣撰《修卢沟河堤记》云:“天下之难治者莫逾水,而治水之先者莫逾京师。……卢沟之河,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径山之东,地势平而土脉疏,冲激震荡,迁徙非常。……下流十五里距卢沟不远,有白狼窝口,时复冲决,漫流而东,浸没田庐,民弗安业。圣朝建北京,视河为襟带,永乐间屡尝修筑,辄复倾圮。今圣天子(指明英宗)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内官监少监姜三义往任厥事,复命太监阮公安、少保工部尚书吴公中总其事宜,敕其务存坚久,勿为苟且,庶几暂劳永逸。群公效命,材谋共济。经始于正统元年(1436年)冬,毕工于二年夏。凡用工匠二万余,月给粮饷以万计。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广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视昔益坚。既告成,赐名固安堤,置守护者二十家。”^⑤明代注重修筑石景山至卢沟桥间河堤,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除不断地大规模修筑卢沟桥以下永定河堤防外,也没有忽视对卢沟桥以上河堤的整修加固。至嘉庆七年(1802年),将卢沟桥巡检改为石景山工汛,转管石景山至卢沟桥间的河堤。这两地间的河堤长18里余,划分为20段,编为1~20号。各段河堤的状况是:

① 北京大学王乃梁、杨景春等:“北京西山山前平原永定河古河道迁移、变形和全新世新构造运动的关系”,载“中国第四届第四纪委员会论文集”。

② 《日下旧闻考》卷104。

③ 《金史·河渠志》。

④ 《元史·成宗纪》。

⑤ 《日下旧闻考》卷93。

1号:北金沟片石堤长10丈,南金沟片石堤长30丈7尺。内帮并加片石戽堤,南、北金沟40丈7尺。

2号:石景山前片石堤长80丈,内帮片石戽堤共71丈;大石磨盘堤长15丈5尺;大石堤长84丈5尺,内帮并加片石戽堤。大片石挑水坝长9尺。

3号:片石堤长133丈,内帮片石小戽堤17丈;大石堤长47丈;大片石三尖坝长15丈,片石顺水坝、月牙坝各长16丈。

4号:大石堤长73丈,片石堤长107丈;大片石挑水坝长6丈,片石鸡嘴坝长4丈5尺。

5号:土堤长180丈,内帮并加片石戽堤。

6号:片石堤长180丈。

7号:土堤长如6号数,内帮并加片石戽堤。

8号:土堤95丈,内帮并加片石戽堤;石子堤85丈。

9号:石子堤长180丈,内帮片石护堤13丈;大片石坝长2丈5尺。

10号:片石堤长180丈,内帮大护堤37丈。

11号:片石堤长140丈;土堤长40丈,土堤内帮并加片石戽堤。

12号:土堤长180丈,内帮并加片石戽堤。

13号:土堤长82丈,内帮并加片石戽堤;石子堤98丈;片石馒头坝凡5,共长20丈。

14号:大石片石堤长180丈。

15号:大石堤长177丈。

16号:片石堤长80丈5尺,大石堤长99丈5尺。

17号:大石堤长39丈5尺;片石堤长88丈,内帮片石戽堤70丈;大石堤长10丈,片石堤长42丈5尺;片石小挑水坝长6丈。

18号:片石堤长22丈5尺,大石堤长157丈5尺,上有石子埝46丈。

19号:大石堤长180丈,上并加石子埝。

20号:大石堤长60丈5尺。工尾,卢沟桥被雁翅也^①。

由清代永定河自石景山至卢沟桥间的河堤状况,不难想见元、明、清三代为修筑这段河堤所付出的辛劳。但与近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所修筑的这段永定河堤相比,又可谓相形见绌了。现在永定河的这段河堤,不仅宽厚高大,而且基本钢筋水泥化了,坚固程度前所未有。

正是在人为的这种强力干扰下,永定河流出北京西山后,再也不能自行向东、向东北流注,只能按照人们的意愿,向着东南方的卢沟桥下奔去。

^① 《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五·河工一》。